

“渔父家风”与江西诗派

伍晓蔓

内容提要 “渔父家风”化自禅门颂古“钓鱼船上显家风”，它出现在北宋中期以降文人渔父诗词中，借禅宗渔父喻写士大夫渔隐梦想。俞紫芝是“渔父家风”之始作俑者，黄庭坚是其实际命名人。后者以“渔父家风”比自家门风，得到后学响应。浸淫着文字禅方法、文字禅态度和文字禅境界的“渔父家风”，体现了山谷诗学的内在气质，标识了江西诗派的文学精神。

关键词 渔父家风 文字禅 俞紫芝 黄庭坚 江西诗派

“渔父家风”在宋代诗词中偶尔一见，研究者一般视之为渔隐者风范。其实，“家风”犹言门风、宗风，为禅门词汇。“渔父家风”是宋代文字禅背景下的产物。它由黄龙派居士俞紫芝提炼自禅僧颂古，写入《诉衷情》，被同门居士黄庭坚推广应用。嗣后，《诉衷情》有了《渔父家风》的别名，两宋之际受黄氏影响的士子多次在诗词中演绎“渔父家风”。黄庭坚晚年以“渔父家风”比自家门风。这个词汇确实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江西诗派的文学精神。

一 俞紫芝：“渔父家风”的禅学语脉

俞紫芝，字秀老，金陵人，与弟俞澹隐居不仕，为王安石晚年诗友。他是一位禅宗居士。北宋中期临济宗自石霜楚圆后，分为黄龙和杨岐两大派。黄龙派首先流行，在士大夫阶层中获得广泛信众。俞紫芝为黄龙慧南弟子建隆昭庆门徒^①，其师对他的评价是“好说俗禅”^②。他曾作《唱道歌》十章，极言万事如浮云，世间膏火煎熬可厌。好将禅学修养打入世俗生活的兴趣，使俞紫芝首次在文学作品中使用了“渔父家风”这一词汇。

俞紫芝《诉衷情》云：

钓鱼船上谢三郎，双鬓已苍苍。莎衣未必贵，不肯换金章。汀草畔，浦花傍，静鸣榔。自来往。好个渔父家风，一片潇湘。^③

这是一首反映隐逸情怀的作品，粗读起来无甚奇特。细品后却发现，与其他渔隐类诗词不同，该词无论在用语、用典、造境上，都有援禅入词的痕迹。让我们笺释其禅学语源。

其一，“钓鱼船上谢三郎”。谢三郎，晚唐禅师玄沙师备，俗姓谢，出家之前喜欢垂钓。“钓鱼船上谢三郎”源于一有名的机缘语句。有僧问：“如何是亲切底事？”玄沙回答：“我是谢三郎。”^④俗家钓客谢三郎和禅门宗师师备，是玄沙人生的两个阶段。本来，剃除须发的禅师形象是对俗家钓客形象

^① 宋邹浩《道乡集》卷二八《庆禅师语录叙》：“世之公卿大夫士即丈室而亲炙之者多矣，如高邮孙莘老、秦少游，括苍龚深父，会稽陆农师，金华俞秀老，尤其显者。”（《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1121册，第416页）

^② 宋黄庭坚《书王荆公赠俞秀老诗后》，刘琳等校点《黄庭坚全集》，四川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720页。

^③ 宋曾慥《乐府雅词拾遗》卷上，《词学丛书》本。按原文调名作《阮郎归》，系《诉衷情》之误。

^④ 宋普济《五灯会元》卷七《玄沙师备禅师》，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400页。

的否定。但到了否定之否定阶段的玄沙视二者为一，这意味着僧俗、圣凡、真假差别的泯灭。谢三郎公案在宋代非常流行，许多禅师作过颂古。“钓鱼船上谢三郎”为浮山法远颂古之成句^①。此后枯木法成、本觉守一、佛鉴慧勤、南华智曷等皆用过同一句子。俞紫芝词亦借用此成句，以玄沙这位著名的禅门渔父自比，在泯灭僧俗、圣凡区别意义上，将居士身的自己和禅师渔父等同。这奠定了全词亦禅亦玄的基调。

其二，“渔父家风”。该词首见于文学作品，却非纯然原创。天衣义怀颂“玄沙因僧问：‘如何是清净法身？’师曰：‘脓滴滴地。’”公案：

滴滴通身是烂脓，钓鱼船上显家风。时人只看丝纶上，不见芦花对蓼红。^②

此为颂古。公案中，僧问“清净法身”，玄沙答以“脓滴滴地”。“清净法身”与“脓滴滴地”分属圣凡两境，玄沙的回答有意会同圣凡，这与他“我是谢三郎”机缘语异曲同工。义怀颂即以“钓鱼船上显家风”的禅门渔父形象造境，以钓鱼喻示法，以芦花对蓼红的江景，喻通身皆是、全体不可分割的清净法身境界。俞紫芝“渔父家风”化自“钓鱼船上显家风”。其“一片潇湘”之境，与义怀颂的芦花、蓼红，共有示禅的指向。

再来通读全词。这首《诉衷情》一开始以“钓鱼船上谢三郎”自比，收束处又点出“渔父家风”，紧扣玄沙公案始终不懈。对颂古的熟练引用，显见作者深厚的文字禅功底。不过，与颂古意在揭发公案意思不同，俞氏此词为抒写自我情怀。玄沙三十岁已经出家，而词中的主人公是一位两鬓苍苍的渔者。他高尚其事，不事王侯，寄情山水，放浪大化。此渔父既非禅僧，也非真正的打渔人，而是在金章和蓑衣作出选择的士大夫，这是俞紫芝本人的自况。钓鱼船上谢三郎也好，渔父也好，都是一种自我塑形。在中国文学中，以渔父自比的很多，以禅僧自比也不是没有，但像这首词这样把禅僧、渔父和士人自己的形象熔铸在一起，还是第一次。剃除须发、示人以谢三郎形象的禅师，和双鬓苍苍、追求禅悦的居士有内在共通性。俞紫芝此词借玄沙公案写隐逸情怀，塑造了僧、俗合一的渔父形象。“渔父家风”，实为俞紫芝既向往解脱、又追求逍遥的个人风格的自况。

二 黄庭坚：对“渔父家风”的实际命名

俞紫芝的《诉衷情》，当时禅林反响热烈。禅宗居士邹浩并对“渔父家风”的造境表示欣赏^③。而真正发现了“渔父家风”这个词汇的生命力，扩大其影响，并赋予它更多表现力的，是宋代诗学的领军人物、禅宗登堂入室的居士黄庭坚。

黄庭坚为俞紫芝弟俞澹同学，与紫芝有书信往来。他评价俞氏《诉衷情》云：“非道意岑寂，其语不能如是。”^④“道意”指禅意，“岑寂”为解脱空寂之境。黄庭坚学禅于黄龙第三代晦堂祖心，与俞紫芝为同派居士的他，对“渔父家风”的禅学造境心领神会，特拈出其宗教解脱意蕴。他还亲自书写《诉衷情》词，刻石于金山寺鸡林，成为摹写的范本。这大大促进了《诉衷情》的传播。正是由于黄庭坚的揄扬、书写上石，《诉衷情》成为传世名作。

黄庭坚对“渔父家风”的体认没有停留在称誉和传播，他一生中多次使用该词汇，赋予它明确的意义。一次见题画：

^① 宋法应《禅宗颂古联珠通集》卷第二三颂灵云悟道公案，《卍续藏经》，台湾新文丰出版股份有限公司1993年版，第115册，第279页。

^② 宋法应《禅宗颂古联珠通集》卷第三一，《卍续藏经》第115册，第393页。

^③ 宋邹浩《寄清老》有“自来渔父好家风，一片潇湘晚钓中”之句（《道乡集》卷一三，《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21册，第273页）。

^④ 宋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后集》卷三七，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版，第295页。

此轴不必问画手之工拙，开之廓然见渔父家风，使人已在尘埃之外矣。固知金华俞秀老一篇政在阿堵中，因书其左。^①

“金华俞秀老一篇”即《诉衷情》。所评图画“开之廓然”、“使人已在尘埃之外”，意蕴在逍遥和解脱之间，略如俞紫芝词之“道意岑寂”。此处黄庭坚以“渔父家风”评画，是视“渔父家风”为一种风格特征，把它上升到普遍性的高度。

另一次提到“渔父家风”，见黄庭坚评价自己的词作。徐俯《浣溪沙》、《鹧鸪天》词跋记载：

张志和《渔父》词云：“西塞山前白鹭飞，桃花流水鳜鱼肥。青箬笠，绿蓑衣，斜风细雨不须归。”顾况《渔父》词云：“新妇矶边月明，女儿浦口潮平，沙头鹭宿鱼惊。”东坡云：“玄真语极丽，恨其曲度不传。”加数语以《浣溪沙》歌之云：“西塞山前白鹭飞，散花洲外片帆微，桃花流水鳜鱼肥。自庇一身青箬笠，相随到处绿蓑衣，斜风细雨不须归。”山谷见之，击节称赏，且云：“惜乎散花与桃花字重迭，又渔舟少有使帆者。”乃取张、顾二词合为《浣溪沙》云：“新妇矶边眉黛愁，女儿浦口眼波秋，惊鱼错认月沉钩。青箬笠前无限事，绿蓑衣底一时休，斜风细雨转船头。”东坡跋云：“鲁直此词，清新婉丽。问其最得意处，以山光水色替却玉肌花貌，真得渔父家风也。然才出新妇矶，便入女儿浦，此渔父无乃太澜浪乎？”^②

这段文字《能改斋漫录》曾征引，引用率颇高，却总是被误读。常见的错误是将“渔父家风”的评价划归苏轼名下。其实苏轼原话具存，云：“鲁直作此词，清新婉丽，问其得意处，自言以水光山色，替却玉肌花貌，此乃真得渔父家风也。然才出新妇矶，又入女儿浦，此渔父无乃太澜浪乎？”^③苏轼问黄庭坚对自己《浣溪沙》最认可的地方，黄庭坚回答“以水光山色，替却玉肌花貌，此乃真得渔父家风也”。下文“然才出新妇矶，便入女儿浦，此渔父无乃太澜浪乎”才是苏轼的话，顺着黄庭坚“渔父家风”的自评略作调侃。“渔父家风”是黄庭坚的自评，部分学者把它当做苏轼的他评，或许是用错了错误的二手材料。

苏轼词是对张志和《渔父》比较忠实的隐括，他作《浣溪沙》是为了歌《渔父》，所增的“散花洲外片帆微”句为景物描写，另外“自庇一身”、“相随到处”八字，亦不过为补足字数。词作的面貌和风格与张志和原词相差无几。黄庭坚则不然。他糅合了张志和词和顾况诗，但不是两者简单的相加。上片，在顾况词新妇矶、女儿浦的地名上增添了“眉黛愁”、“眼波秋”的曲喻，使普通的风景变得暧昧起来，有了“玉肌花貌”的秀美明媚。“惊鱼错认月沉钩”句传达的不安全感，即是对这种暧昧的回应。下片，张志和的青箬笠、绿蓑衣登场，这位在斜风细雨中转船头的渔父，把前面“惊鱼错认月沉钩”的误会全部扭转回来，于是，玉肌花貌无非是山光水色，“渔父家风”令一切风景都沉静下来。作者把自己不自由的生存感受及对自由境界的向往两种情感熔铸入这首词，在惊弓之鸟似的不安全感中追寻渔父家风，“转船头”这个动作成为扭转局面的关键。而这个动作，无疑是有关觉悟、有关解脱、有关禅的体验的。黄氏《浣溪沙》之自评，体现了对会通玄禅的“渔父家风”之体认，也表达了他对此风格的明确追求。

黄氏最重要也最著名的“渔父家风”文字，是晚年所作的《诉衷情》。该词并序如下：

在戎州登临胜景，未尝不歌渔父家风，以谢江山。门生请问：先生家风如何？为拟金华道人作此章。

一波才动万波随，蓑笠一钩丝。锦鳞正在深处，千尺也须垂。吞又吐，信还疑，上钩迟。水寒江净，满目青山，载月明归。^④

① 宋黄庭坚《题洪驹父家江千秋老图》，《黄庭坚全集》，第730页。

② 宋曾慥《乐府雅词》卷中载徐师川《浣溪沙》、《鹧鸪天》词跋，《词学丛书》本。

③ 宋苏轼《跋黔安居士渔父词》，孔凡礼点校《苏轼文集》卷六八，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2157页。

④ 唐圭璋《全宋词》第1册，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398页。

“金华道人”即俞紫芝。“渔父家风”，或云《渔父家风》，指俞紫芝的《诉衷情》。黄庭坚此词主旨在拟俞紫芝作“渔父家风”，内容则是隐括中唐船子德诚著名的诗偈：“千尺丝纶直下垂，一波才动万波随。江静水寒鱼不食，满船空载月明归。”船子德诚是公案禅时代与玄沙齐名，或者说，比玄沙更有名的禅门渔父。据灯录记载，船子游戏水面，以钓为喻，最后终于遭逢夹山。他的接引本身就是渔钓的行为艺术。黄庭坚曾题船子德诚歌词跋尾：“船子和尚歌渔父，语意清新，道人家风处处出现。所以接得夹山水洒不着。”^①“道人家风”即船子德诚之家风。宋代禅林盛行渔父喻，船子和玄沙两位极具阐释空间的“渔父”，被拈古层层拈出、颂古反复咏诵。俞紫芝选取玄沙，黄庭坚选取船子咏“渔父家风”，实有深厚的文字禅、公案禅背景。

和同作者隐括张志和词的《浣溪沙》、《鹧鸪天》相比，这首《诉衷情》是对船子德诚诗偈比较忠实的翻写，然亦有自己的发挥。如原诗的“千尺丝纶直下垂”，隐括词演为“蓑笠一钩丝。锦鳞正在深处，千尺也须垂”，描摹“千尺丝纶直下垂”的意态，也点明“千尺丝纶直下垂”的缘由。又原诗“鱼不食”三字，隐括词演为“吞又吐，信还疑，上钩迟”九字，摹写入微，情态毕现。看得出，黄庭坚这首词是对船子和尚诗的致敬，也是对俞紫芝词的致敬，更是他自己在江山胜境中回答门生“先生家风如何”之间的机缘之作。江山胜境中歌渔父家风昭示了他一贯的渔隐情怀，用船子家风比拟自己的门风，则是作者禅宗修养的体现。词中垂钓的老人是典型的禅宗渔父。垂钓的对象——金鳞，喻自性，也喻学人。孤舟中用志不分地专注于钓鱼的渔父，正是黄庭坚的自况。

作为一代诗宗，黄庭坚完全有资格谈论自己的门风。他对诗艺的苦心琢磨和不懈追求，颇似渔翁的孤舟垂钓，而师弟间以心传心的接引，大有“吞又吐，信还疑，上钩迟”的意味。蔡絛评黄庭坚诗：“黄太史诗，妙脱蹊径，言谋鬼神，唯胸中无一点尘，故能吐出世间语；所恨务高，一似参曹洞下禅，尚堕在玄妙窟里。”^②任渊评黄庭坚上首弟子陈师道诗：“读后山诗，大似参曹洞禅，不犯正位，切忌死语，非冥搜旁引，莫窥其用意深处。”^③船子德诚与曹洞宗祖师曹山本寂、洞山良价同为药山惟俨下禅僧。时人对山谷诗派“曹洞下禅”的比喻，略通于黄庭坚自认的“渔父家风”；而“妙脱蹊径，言谋鬼神……所恨务高”、“不犯正位，切忌死语，非冥搜旁引，莫窥其用意深处”的评语，亦和黄氏“蓑笠一钩丝”、“千尺也须垂”、“吞又吐，信还疑，上钩迟”的自况丝丝契合。黄庭坚这首隐括词注入他自己太多的情感。在词中，他和船子和尚合二为一，虽是隐括，却好像是自我创造。诗禅结合的“渔父家风”，确实可作为“先生门风”的一种概括。

俞紫芝和黄庭坚《诉衷情》皆借禅门渔父形象吟咏自家情怀，有强烈的居士身份意识，前呼后应，构造了专属居士创作的《诉衷情》渔父词传统。它们皆是作者自我意识的投射，皆选取禅门渔父以完成形象构造，皆反映了士人渔隐情怀和禅宗解脱思想的结合。其不同之处在于：

其一，选取的渔父形象不同。和谢三郎比起来，船子德诚是更典型的禅门渔父。他的摆渡、垂钓都有宗教寓意。在这个形象身上，渔父主题和渔父喻可完全对接。

其二，“家风”的范围不同。俞词“渔父家风”用于自况，黄词“渔父家风”在自况之外，还是对自己一家门法的概括。这是因为黄庭坚已自成一家并广收门徒，有概括自家门法的需要。

比起俞紫芝的创作来，黄庭坚隐括词更皈向禅门渔父传统，也更有示范意义。作为开宗立派的大家，他的家风垂示意味深长，直接对后来的文学创作产生着影响。

① 宋黄庭坚《书船子和尚歌后》，《黄庭坚全集》，第1645页。

② 宋蔡絛《西清诗话》，宋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后集卷三三引，第257页。

③ 宋任渊《后山诗注目录序》，宋陈师道撰、宋任渊注、冒广生补笺《后山诗注补笺》卷首附，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1页。

三 后黄庭坚时代：两种嗣响

“渔父家风”虽非黄庭坚创造，但经由他的书写扩大了影响。在黄庭坚之后形成两个传统：一是《诉衷情》有了《渔父家风》的别名，虽然未必用以歌咏禅宗渔父题材；一是“渔父家风”成为一个诗禅结合概念，为后来士子参习。

先看作为《诉衷情》别名的《渔父家风》。在词史上，有一个“词调别名”的现象。即某词调中的名作，被后人摘词、摘句、加以概括，作为新的调名。俞紫芝“钓鱼船上谢三郎”一首即被视为《诉衷情》的名作。黄庭坚《诉衷情》序云“在戎州登临胜景，未尝不歌‘渔父家风’”，此处“渔父家风”指代俞氏《诉衷情》。经黄庭坚和作后，《诉衷情》遂有了《渔父家风》的别名。今存最早的《渔父家风》词，有苏庠、张孝祥二首。

苏庠词见曾慥《乐府雅词》卷下，标目为《诉衷情·渔父家风、醉中赠韦道士》。该词不涉及渔父题材，也不打禅语，“渔父家风”显然当作为调名而非题目。编者不知《渔父家风》即《诉衷情》，在前面加上《诉衷情》的调名，故有了今天所见的标目。张孝祥《渔父家风》（八年不见荔枝红）见《芦川归来集》卷七。该词用《诉衷情》词调写思乡情怀。苏庠、张孝祥为两宋之际人。他们将《诉衷情》标目为《渔父家风》，显然是对俞、黄典范之作的致意。此后，宋理宗时人、严羽族弟严仁留下一首《渔父家风》，清代吴绮尚有《渔父家风·过西塞山访张志和旧隐不得》。可见，以《渔父家风》作为《诉衷情》的别名，已成为词林认同的传统。

《渔父家风》是从词调形式上对俞紫芝、黄庭坚《诉衷情》禅宗渔父词作出继承，另有一种继承方式是从内容入手的，这也多在受黄庭坚影响的作者身上出现。

其一为王铨，他有《古渔父词十二首》：

渔父家风我所知，家风要与道相宜。不怀贪饵吞钩意，常似丝纶未下时。
雨中渔艇一声歌，夹岸青林照碧波。跃马更谁思往事，红尘千丈奈人何。
万里号风雪满山，黄芦掩霭水汪湾。九衢朝马愁泥滑，不识渔翁兴未闲。
风波稳处钓舟闲，云去诸山暝不还。江面一峰何所似，青铜镜里绿云鬟。
千古高人张志和，浮家泛宅老烟波。不应别有神仙界，只此沧江一钓蓑。
虞舜遗风远可寻，烟波一棹古犹今。九疑苍莽三湘阔，尽是云山韶濩音。
曾见三闾屈大夫，强将清浊较贤愚。如今更觉前言拙，醒醉由来本不殊。
风袅溪头钓线多，戏鱼无奈巧依荷。直须飘净浮萍草，尽放青天照碧波。
禹门三汲浪千重，变化飞腾岂有踪。寄语鱼虾休上钓，要看头角是真龙。
得即欢欣失即忧，死生轮转暗相雠。那知垂钓非真钓，只在丝纶不在钩。
船子禅师意未平，万波要喻境中情。鱼寒不食清池钓，何处归舟有月明。
波清百尺见修鳞，水色天容自古新。昨夜西江浴明月，冰轮玉兔绝纤尘。^①

十二首诗，第一首开宗明义云“渔父家风我所知，家风要与道相宜”。第二、三、四、五、六、七首集中演绎了隐逸之道，以张志和的浮家泛宅、楚辞渔父的醉醒不殊为主题，抒写远离红尘、寄情山水、齐物等观的情怀。第八首，“直须飘净浮萍草，尽放青天照碧波”的写景，预示着境界的提升和转变。下面三首全用宗门语，对船子禅师只钓狞龙、不犯清波的境界反复致意。最后一首榻榭上下天光、万顷碧波的意境，总括组诗，也会通玄禅。这组诗非吟咏某具体渔父，而是融楚辞渔父、张志和、船子德诚等形象为一炉，在隐逸境界和解脱境界中自由转换，总的境界由禅统摄。——这显然是俞、黄的嗣响。

^① 北京大学古文献研究所编《全宋诗》第34册，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1323—21324页。

其二为向子諲。他是张元干的舅父，南宋初著名的主战派将领，晚年受秦桧排挤，退归林泉，高宗赐舟曰“泛宅”。他从此“挂冠神武，作烟波主”，做了一个真正的士大夫渔父。其《西江月》云：

吴穆仲与法喜以禅悦为乐，寄唱酬《醉蓬莱》示芻林居士，有“见处即已，无心即了”之句，戏作是词答之。

见处莫教甚着，无心慎勿沉空。本无背面与初终，说了还同说梦。欲识芻林居士，真成渔父家风。收丝垂钓月明中，总是神通妙用。^①

友人赠词中有“见处即已，无心即了”的禅语，向子諲作此词翻案，推翻“见处”和“无心”的成法，树立自己的“渔父家风”。归隐作烟波主的作者显然已经把自己看做一个渔父。如果说，农夫家风是芻居士的“神通及妙用，运水与般柴”的话，渔父家风自然是“收丝垂钓”。大机大用不离常境，这是渔父家风本色的一面。而收丝垂钓乃在“月明中”，揭出“满船空载月明归”的诗境，令本词于本色之余，尚见高华。向子諲此词用“渔父家风”况自家禅风，与俞紫芝、黄庭坚的创作一脉相承，惟词调换用《西江月》。

我们看到，无论作《渔父家风》词者，还是进一步阐释和书写“渔父家风”者，多为两宋之际受黄庭坚影响的文人。其中，苏庠为泉州人，张孝祥为福州人，王铨为汝阴人，向子諲为开封人，他们来自各地，但有一个共同点，即皆与江西派诗人有交往。他们中的多数大观年间在江西豫章待过，参加过黄庭坚外甥徐俯主持的“豫章诗社”。张元干《苏养直诗帖跋尾六篇·甲卷》云：

往在豫章，问句法于东湖先生徐师川。是时洪刍驹父、弟琰（炎）玉父、苏坚伯固、子庠养直、潘淳子真、吕本中居仁、汪藻彦璋（章）、向子諲伯恭，为同社诗酒之乐。予既冠矣，亦获攘臂其间。大观庚寅、辛卯岁也。^②

大观庚寅、辛卯岁，即大观二、三年（1108、1109）。此时黄庭坚已经去世，他的外甥徐俯（师川）、洪刍（驹父），表侄李彭（商老）等盘桓南昌，俨然成了江西文坛领袖。其中徐俯被视作黄庭坚的继承人，声望最高，为豫章诗社主盟。苏庠、向子諲、张元干等为诗社成员。至于王铨，他虽然未必参与诗社活动，但在此期与豫章诗社中人如徐俯、洪刍、李彭、张元干等有密切的交往^③。豫章诗社的主盟徐俯，主要成员洪刍、李彭皆亲炙黄庭坚，为山谷诗学之传人，名列大观末、政和初吕本中作的《江西宗派图》。吕本中在《宗派图序》中说：“歌诗至于豫章始大出而力振之，后学者同作并和，尽发千古之秘，亡余蕴矣。”^④豫章诗社为诗学黄庭坚的后学者“同作并和”的一个重要基地，诗社中不仅年甫弱冠的张元干向徐俯学诗，其他成员也或多或少地受徐俯影响，或者说，通过徐俯等受黄庭坚影响。据《能改斋漫录》卷一六记载，徐俯曾因坡、谷异同作《浣溪沙》二首、《鹧鸪天》二首，当揣摩过舅氏的渔禅情结。苏庠等是否在徐俯处读到黄庭坚的《诉衷情》不可确知，但他们为黄庭坚的学习者，其《渔父家风》和“渔父家风”是黄氏影响下的创作，则无可怀疑^⑤。

吕本中所作《江西宗派图》，尊黄庭坚为诗“宗”，列举二十五位学黄庭坚的诗人为“派”，用禅宗的“宗派”二字概括黄庭坚影响下的诗歌流派。南宋以降，“江西宗派”又被称为“江西诗派”，范围不断扩

① 唐圭璋《全宋词》第2册，第958—959页。

② 宋张孝祥《芦川归来集》卷九，《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36册，第660—661页。

③ 参张剑《王铨及其家族事迹考辨》，《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学刊》2008年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版。

④ 宋赵彦卫《云麓漫钞》卷一四引，中华书局1996年版，第244页。

⑤ 宋人还留下两首写到“渔父家风”的诗。曹勋《和范倅》其十云：“对雪惘然怀酒伴，紫心还复为诗魔。老农心念须三白，渔父家风想一蓑。”（《松隐集》卷一八，《全宋诗》第21175页）李安期《赋白鹭》云：“渔父家风不设罟，锦鳞为饭水为羹。锦袍只当蓑衣著，自在江湖过一生。”（清厉鹗《宋诗纪事》卷五七，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第1449页）曹勋为两宋之际人，李安期为南宋前中期人。其笔下的“渔父家风”，“家风”二字还是禅门的，“渔父”则全然是渔隐者形象。二人与江西派诗人的关系不明确，其“渔父家风”已偏离俞紫芝造此词的原初用意，算是一种延伸和拓展。

大，遂成为宋代影响最大的诗歌流派。《宗派图》列举的诗人，主要是徐俯为首的南昌—临川—建昌诗人群体及吕本中为首的符离—临川诗人群体中人。两大群体在禁元祐诗学的时代同声相应，同气相和，经过数次整合，成为北宋末期的一个带文学流派性质的文学群体^①。豫章诗社的成立为徐俯诗人群体整合的标志，其诗社成员可视为广义的江西诗派中人。“渔父家风”在豫章诗社成员，即泛江西派诗人中的承递，颇可玩味。

四 引申和结论

自佛教进入中国以来，每个时代都有融入佛教精神和佛教表现手法的艺术作品，不过，在具体的时期，宗教和文学、艺术的具体关系不同。本文探讨的“渔父家风”，即宋代禅宗思潮影响下渔父文学中出现的新现象。

中国早有渔父文学的传统。《庄子·刻意》云：“就蓺泽，处闲旷，钓鱼闲处，无为而已矣。此江海之士，避世之人，闲暇者之所好也。”可见先秦西汉，渔钓已成为隐逸者的一种姿态。《庄》、《骚》皆有《渔父》篇，所塑造的渔父着眼点不同，他们共同的特征，皆为积极入世者对面，为智慧隐逸者形象。后世诗赋等文学作品中渔父形象一再出现，以致成为一种经典的文学造境。张志和“青箬笠，绿蓑衣，斜风细雨不须归”之《渔父》尤为典型。文学作品中的渔父，多非在风浪中讨生活的原生态渔父，他们不为生活奔波，不受租税催逼，有“道”的怀抱，超越个体生存境界的思考，或冲和、或超迈、或孤傲的意态，这个形象主要是以士人中的隐逸者为模型建立的。

宋代禅僧亦好言渔父。他们口中的渔父，部分受中国传统渔父文学造境影响，更多的是有宗教自身的语脉。公元前6世纪产生于印度的佛教，以戒杀为基本教义，但不妨碍以捕鱼作为譬喻来说法。北齐那连提耶舍译《大悲经》卷三《布施福德品第十》即以鱼喻凡夫、池喻生死海、钩喻佛所植一善根、绳喻四摄、捕鱼师喻佛如来，用渔钓比喻佛陀接引众生的宗教行为^②。作为中国本土化的宗派，禅宗发展了佛教渔父喻，以渔钓比喻禅人自利利他的修行传道活动。如宗门问答：

问：“向上一路，请师举唱。”师曰：“钩丝钓不出。”^③

上堂：“垂钩四海，只钓狞龙。格外玄机，为寻知己。”^④

如诗偈、词偈：

三十年来坐钓台，钩头往往得黄能。金鳞不遇空劳力，收取丝纶归去来。^⑤

浪静西溪澄似练，片帆高挂乘风便。始向波心通一线。群鱼见，当头谁敢先吞咽。闪烁锦鳞如闪电，灵光今古应无变，爱是憎非都已遣。回头转，一轮明月升苍弁。^⑥

如颂古：

金鸡日里报春时，玉兔怀胎入紫微。两岸芦华映白鹭，渔翁举棹拨烟归。^⑦

长江澄澈即蟾华，满目清光未是家。借问渔舟何处去，夜深依旧宿芦花。^⑧

① 参伍晓蔓《北宋末山谷后学的双重整和〈江西宗派图〉》，《文学遗产》2005年第4期。

② 高楠顺次郎等《大正新修大藏经》第12册，台北佛陀教育基金会出版部1990年版，第959页。

③ 宋普济《五灯会元》卷一三《京兆香城和尚》，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848页。

④ 《五灯会元》卷一四《梁山缘观禅师》，第864页。

⑤ 《五灯会元》卷五《船子德诚禅师》，第275页。

⑥ 宋西余净端《渔父词》其一，《吴山净端禅师语录》卷下，《卍续藏经》第126册，第503页。

⑦ 宋投子义青《浮山和尚出十六题令师颂·不落死活》，宋自觉重编《投子义青禅师语录》卷上，《卍续藏经》第124册，第456页。

⑧ 宋丹霞子淳《颂古》，宋庆预校勘《丹霞子淳禅师语录》卷下，《卍续藏经》第124册，第507页。

在如上宗门语录、文学作品中，垂钓或喻求自性，或喻求法嗣，皆以宗教解脱为指向。这创造性地发展了佛教渔父喻，使之符合讲究自性开悟、自悟悟他的宗旨。与着眼于渔隐境界描绘的士大夫渔父文学相比，禅宗渔父文学更着眼于“渔——鱼”关系的陈述、渔钓动作的分解。前者指向逍遥，后者指向解脱；前者营造了渔父梦，后者开启了渔父喻。宋代文人渔父诗词甚多，禅宗渔父词也很流行，不过二者因写作传统和着眼点的不同，大体上各行其道，甚少交集。

“渔父家风”的出现打破了这一局面。俞紫芝、黄庭坚二人皆禅宗黄龙派居士。黄龙派为北宋中后期新兴、富影响力的禅宗流派。此期士大夫丰富睿智的精神生活、华赡通脱的文学造境，与之有莫大的关系。俞、黄受士大夫渔父文学浸淫，有渔隐情结，又饱参禅籍，有解脱倾向。在渔隐情怀上，黄庭坚视俞紫芝为同调。他曾寄手书张志和渔父词给俞紫芝，说：“此《渔父》计秀老必喜之，辄因清老远寄，幸可同作。”^①在文字禅修养上，二人皆熟悉宗门灯录、语录、诗偈、颂古。俞紫芝首先从颂古中汲取养分，援玄沙师备——钓鱼船上谢三郎这一禅门渔父自比。黄庭坚继而对船子德诚偈颂加以隐括，用来比喻自家门风。他们既怀抱士大夫的渔父梦，又善用禅宗的渔父喻，终将二者糅合，开创了新的境界。这是文字禅时代渔父文学新的样式。俞紫芝是士大夫渔父文学中“渔父家风”的始作俑者，黄庭坚则是其实际命名人。后者对援文字禅精神、表现手法入诗词有相当的自觉，当他以“渔父家风”自比门风时，其戛戛独造的文学精神与文字境界也呼之欲出。

黄庭坚的期许在后学那里得到响应。两宋之际，受黄庭坚影响的诗词作家或将《诉衷情》更名为《渔父家风》，表达对俞、黄二作经典性的认同，或在诗词中演绎糅合渔父梦和渔父喻的“渔父家风”，体现了黄庭坚“渔父家风”在泛江西诗派中的传递。当然，有关“渔父家风”的文字只是表征，黄氏自认的“门风”，本质上是浸淫着文字禅精神、文字禅态度和文字禅方法的诗学境界。黄庭坚的文化选择不一而足，禅学修养当是其中重要的一维；其诗学成就有目共睹，文字禅造诣或是他自成一家的关键^②。生新瘦硬、深折透辟的山谷诗风，无疑折射着禅的精神。这甚至是比“点铁成金”、“无一字无来处”更为重要的山谷诗法，是山谷诗学的内在精神气质。吕本中援禅门“宗派”命名江西诗派，良有以也。

[作者简介] 伍晓蔓，女，四川大学中国俗文化研究所副教授。发表过专著《江西宗派研究》等。

^① 宋黄庭坚《书玄真子渔父赠俞秀老》，《黄庭坚全集》，第721页。

^② 参周裕锴《文字禅与宋代诗学》，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